

闲庭 随笔

教育 背影

夏日之困

■章铜胜

夏日悠长,容易犯困。在每年的春天里,我们总愿意走到野外去,踏青、寻春、赏花,忙碌着,也欢喜着,总是兴致盎然。可是一到了夏天,人忽然间就有了些许倦意,有了世事寂寥的空茫,仿佛是在春天里累了的。也难怪,忙了一个春天了,能不累吗?春天,像是我们读过的一首清新小令,越读越新鲜,越读越喜欢。而夏天就像一首铺陈耐读的慢词,忽然间捧在手上,一阙一阙地读来,总还缺少了些耐心,好似日子也变得慵倦而又漫长了。那首慢词尚未读完,人于不知不觉间已有了几分倦意,这就是夏日之困吧。

夏日之困,有时是能看得见的。芒种过后,雨水渐渐多了起来,空气变得湿重,人在室外,有一种黏滞和压抑的感觉。回家打开风扇,让空气流动起来,感觉便好了许多。傍晚,我通常要去湖边散步,在湖堤上,看到一些鸟绕着树梢在飞。不知那些鸟是在寻找自己的同伴,还是在觅取

果腹的食物,抑或只是在归巢之前再做一番盘旋察看而已。鸟儿们飞得都不高,是不是压低的云层让它们不敢高飞,还是渐黑的天幕让它们分外恋家。此时,它们飞行的姿态,已不像往常那般轻盈,不知它们是感知到了压抑,还是有了些困意。

在湖湾处,有一些蜻蜓围着几丛木槿,在上下飞舞,时而停在粉紫色的木槿花上,时而落在木槿的枝头上。傍晚了,那朵开了一天的木槿花将要谢了,蜻蜓知道那朵木槿花将要谢了吗?那些蜻蜓大概不会飞远了,雨云压得这么低,大概就要下雨了,它们又能飞到哪儿去呢?也许雨后,它们会飞得高一些,飞得离我们远一点。

傍晚欲雨,鸟倦知返林,蜻蜓栖枝,那些鸟儿和蜻蜓,大概是有些困意的。

在夏日,阳光无疑成了主角,山河草木,房舍人家在阳光面前,是甘于当配角的。它们极力地配合着这场盛大炫目的演出,在阳光下熠熠生

辉,任阳光触摸,甚至也会任阳光“虐待”。阳光在四处游走,也在四处逡巡,夏日的田野,是阳光的领地。在某一时刻,人们忽然发现,在骄阳下,万物易生倦意,倦了困了,总想打个盹儿,或是干脆休息一下,那种精神亢奋的劲头,并不适宜长时间被阳光亲吻、灼烤。对于过分的热情,久了,也就出了倦意,生出困意来了。

夏日的困意,是易于消除的,易消也易生。如此往复,漫长的夏日也就有了它该有的种种趣味。午后小憩,最能消困解乏,也是我习惯并喜欢的。喜欢午后小憩的人,还真不少,北宋的宰相蔡确说:“纸屏石枕竹方床,手倦抛书午梦长。睡起莞然成独笑,数声渔笛在沧浪。”蔡确是深谙一场午梦的惬意的。

睡起莞然成独笑,是一种困意顿消的佳境,没有过这种体验的人,当然不知道它的好。困倦的午后,只需一觉,便足以消弭困意,醒来之后的那份惬意是孤独的,睡前的那种困意

也是孤独的。人不怕孤独,却怕困而不能再困时的那种难受。你无法将自己的困意告诉别人,别人可能也难以理解你想要表达的困意。困意是一己之意,难以言传,只能自己去体会。一个人若是真的困了,谁还会想着怎样去描述自己的困意呢,顾不上了,恨不得马上找个地方躺下来,不被打扰地美美地睡上一觉。

夏日夜读,除了热之外,最容易犯困,夏夜实在是太长了,一本书翻着翻着,所剩下的书页便不多了,困意比剩下的书页要厚实得多了,不禁瞌睡连连。夜里困了,就早早地睡吧,又何必和阵阵泛起的困意较劲儿呢。

有时,我是喜欢夏日之困的,困了,就打个盹儿,消乏解困,日子又能轻松地过下去,在漫长的夏日里,又能继续去做自己喜欢的事。困,对于我来说,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,提醒我们该休息一会儿了,在生活中要学会张弛有度。

忆夏平夷老师

■梁万年

1984年,刚刚工作的我被分配到宝应湖农场第一中学教书,夏平夷老师是县教研室副主任、语文教研员。那时候,夏老师经常到学校听课和指导教学,一来二去,我和夏老师就熟悉了。

夏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,每每听完课,总是先肯定我们的优点,然后说如果能怎样怎样,教学的效果也许会更好一点。假如是两个人私下的交流,他则会直截了当地指出,那个地方,如果这样子处理,看看会怎样。说完,他还会拍拍我们的肩膀说,我像你们这样的年龄,还不如你们呢。被听过课的老师,不仅知道自己的不足,还知道了自己的努力方向。长者的谆谆教导,至今难以忘怀。

工作的第三年,县里组织青年教师进行说课比赛。那时候交通非常不便,我走了十来里路才坐上县城的汽车,等到教研室,参赛的老师早就拿到了说课比赛的课文,都在认真准备着。夏老师看到我满头是汗,就知道肯定是一路上耽误了。他说,不急,大家抽签的,你在最后,还有一点时间准备。

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县里的比赛。我到达时已是中午,不知道是因为紧张,还是早上跑了那么远的路,我站在比赛现场,两腿直发软。夏老师安慰我,不用紧张,我们评委都在等你。记得说课的课文是曹禺的《雷雨》,我抓住周朴园对死去的侍萍,活着的侍萍,眼前的侍萍的态度,大概说了一遍。几位评委极有耐心地听着。结束后,一位评委说,好。大家笑了,我一下子感觉轻松了许多。不几天,我拿到了一本《教研信息》和一等奖的证书。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获奖,所以印象特别深刻。

那时候,教研的气氛很浓,和夏老师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。他知道我在《淮阴师专学报》《中学语文》等刊物发表了论文,鼓励我好好努力。1994年8月,我调往二中任语文教师。我在二中工作4年半,那时,夏老师一家也住在二中校园里,我们之间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。每次见面,夏老师总微笑着说,不错,好好干。离开二中后,我和夏老师见面的机会就少了。此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,都没有了他的消息。

2017年5月的一天,我和夏老师在荷花广场不期而遇了。老先生的精神状况很好。他告诉我,两年前搬家,也住到西边来了,就在我小区的前面。前辈的状况好,我也很高兴。接着,他跟我谈起了他的健康问题。也是两年前,单位组织体检,两项肿瘤筛查指标有点高。后来在南京做手术,从胃壁剔除拳头大一块。老先生很开朗,他说,人嘛,生老病死,谁也过不了这道坎。

前段时间,在超市看到夏老师的爱人袁老师,我问,怎么一个人来超市了,夏老师呢?袁老师告诉我,老先生肺癌晚期,人不行了,住在中医院肿瘤科。那周的周六上午,我去中医院住院部,医护人员不让进,非常时期,我也理解。夏老师的儿子告诉我,老先生已经处于昏迷状态。我询问了老先生的一些事,只得走了。当天中午得到消息,老先生已驾鹤西去。没有见到老先生最后一面,我悲伤不已,愿老先生一路走好!

好书 过眼

当诗画遇见儿童美育

■李钊



《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:诗画融通的美育之道》
王新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《怎样培养真正的人》中谈到,没有美的教育,就不可能有完整的教育。作为父母,引导和陪伴孩子在儿童时期进行美育这场最重要、最基础的人生观教育,引导和帮助孩子种下一颗从接近美、到理解美、进而创造美的种子,拥有一个美善兼具的健康心灵,无疑是十分重要的。

《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:诗画融通的美育之道》是著名美学史学者、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新为女儿所写的书。书中既有教育理论的创新和高度,又有教育实践的力和温度,丰富的案例贴近儿童的审美,极富思想性的解读能跨越不同的年龄。作者从视角、创作、想象力、跨界、传统、酝酿、自觉等七个方面,引导我们重温诗画艺术的融通之美,帮助孩子从小涵育健康、完整、和谐的人格,让孩子拥有敏锐的感觉、滋润的情感、清明的思致、生动的创造和斑斓的底色。

“美育源于父母自我修养”。王新是一位从事艺术研究的学者,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。女儿出生后,他发现尽管社会上的儿童才艺培训形形色色,但与贴合儿童本真的美育有着天壤之别,于是,作者便将目光转向美学的感性素养教育研究中,逐渐在学理层面寻找找到融通的美育之道。他从“敏锐的感觉”出发,从孩子的视觉、触觉、味觉、听觉等8个方面对孩子进行诗画教育,勾连起艺术的感性世界和孩子的日常生活,由此而来的,是情感、思致、创造和生命底色接续而至,层层铺衍,构筑起诗画融通、五位一体的“金字塔”结构、知行合一的教育体系。

“诗画本一律,天工与清新”。诗和画虽然形式不同,但在作者看来,拥有共同的美学追求的诗词与书画,是实施儿童美育最好的载体。诗画融通并不是简单的诗画搭配,而是在内的学理贯通。如唐代李贺所作的《马诗二十三首其四》和南宋龚开所绘《骏骨图》,一诗一画相隔数百年,但两匹骏马的瘦骨里都有金属质的深沉回响,寄托着诗人的志向,寄寓着画家忠于故国、生死与共的气节。书画同源,艺术无界限。温庭筠的词作《望江南·梳洗罢》、法国画家莫奈的油画《睡莲》、中国现代画家黄宾虹的水墨画《嘉陵江图》、唐代颜真卿的书法作品《祭侄文稿》看似毫无关联,其实存在隐秘的内在联系,当艺术家的情绪被调动,情感被点燃,创造力被激发,艺术创造过程很有可能达到全新境界。

这是一个父亲的美育实践课程,没有晦涩难懂的语言,只有心与心相连的生活化交流,优美的文字里蕴含的美育营养,可以让孩子在成长中慢慢回味,也能让家长深度感受到美的力量,从而和孩子一起去发现美、感受美、创造美。



雨 后

潘有刚 摄

故土 感怀

坝坝电影

■王伙

童年夏夜,印象最深的是看电影。少时的坝坝电影(露天电影),是乡村里的盛会。十天半月,甚至更久的一场电影,催化剂似的,将沉寂的乡村搅得如发酵的面团,蜂窝四起,甜香飘逸。

村庄难得热闹一回。只要有电影上映,家家喧腾,人人喜庆,过节一样。放映的器材,一般是用箩筐挑来的。轮到哪个村放电影,队上就派人去上一个放映点搬器材。这样的事,没有谁会推辞,被叫到的人满心欢喜,路远也不怕,天热也不怕。挑放映机的一进村,早有孩子欢叫着跑过去,东瞧瞧西看看。“只许看,不许摸!”“不要乱动,搞坏了晚上大家都看不成!”这话很有威力,再调皮捣蛋的孩子,也不敢对放映机擅自乱动。在孩子的眼里,这机器是神圣的,摆弄这机器的人是神圣的,甚至连

风物 杂谈

湖乡食事

■吕新平

湖乡把所有的菜都叫“咸”(读如“韩”)。吃了咸,干活才能使上劲。在许多菜里,韭菜不怕油,也不怕盐。少油的韭菜不爽滑,少盐的韭菜提不出鲜味。清炒韭菜,朴素而便捷。地里割一把,洗洗切了就能下锅。韭菜炒青椒,在韭菜的荤香里添加一丝辣和青味,口感瞬间复杂起来。韭菜炒鸡蛋色泽好看,青绿配着金黄,像池塘里盛开着大叶睡莲,让人食欲大增。然而鸡蛋不常有,农家养鸡,就盼着鸡生蛋换点油盐酱醋。常有的是韭菜炒百叶,配色好看,豆香和非香融合,而且扛饿。在以前,还有什么比扛饿更重要的呢?

扛饿的还有毛豆。毛豆在少年的时候就跟韭菜在一起了。嫩绿的豆衣,圆嫩的身形,散在一团绿色里,仿佛是在丛草中的遗珠,润润地闪着青瓷般的光。单纯韭菜作食,三两下便一扫而光,然而吃毛豆要一粒一粒地夹。小孩

挑来放映器材的人也无端增添了几分神圣感。

放映场地的选择,也是有些讲究的,一般选择村中心的小学校或者办公房,有些时候也选择人家较集中的大院子。三合院,四合院,几户人家聚居而居,院子宽敞,主人热情利索。放映员一来,不用开口,早有青壮年跃跃欲试,搬桌子,搭板凳,挂银幕,大家七手八脚,一会儿就布置妥帖。香烟敬上,茶水斟上,闲天扯上,说话声,嬉笑声,小孩子撵来撵去,整个院子里热气腾腾。

这一天,炊烟早早地在村子里升腾,秸秆燃烧的气息,面条混合豆瓣辣子油的味道在村子里窜来窜去。夜幕降临,四面八方的灯笼火把陆陆续续汇集于此。没有华丽的设施,没有舒适的座椅,没有冰激凌,没有爆米花,一块

幕布,一台放映机,一部老电影,一群或坐或蹲或站或倚的人,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坝坝电影场景。放映员坐下来了,胶卷转动起来了,白色的光束打在了幕布上,小飞虫在放射状的光柱里舞蹈,几个变形的脑袋在幕布上晃来晃去。当“八一电影制片厂”或者“上海电影制片厂”等字幕金光闪闪地出现在荧幕上时,喧闹的人群骤然安静下来……《冰山上的来客》《柳堡的故事》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等电影,我看了一遍又一遍,百看不厌。

那时放电影正片之前一般先放一段宣传教育片,我们一样看得津津有味。仁义礼智信,大多以这样的方式扎根于村人的心中,朴素而直观地影响着那些靠南瓜和红薯给养的肉身。

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很匮乏的年代,电影无疑是一道光,驱走灰颓与暗

沉,撒下温暖和光明。荧幕前那短短的一个多小时,成为繁忙劳作单调生活中不可多得的美好记忆。电影放映之后的好日子里,陌生世界的故事,荧幕上的情节,还有荧幕下的小插曲、小欢喜,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,总是嚼了又嚼,咽了又咽,津津有味,其乐无穷。茶余饭后,耕种劳作,谈谈电影,说说故事,疲倦似乎消解了一些,平凡的日子似乎变得韵味悠长了一些。

如今,电视上手机上随时可以看电影,坝坝电影渐渐走出人们的生活,看坝坝电影的日子一去不返。而坝坝电影,终究是贫瘠中的丰裕,灰暗中的一抹亮色。它带来快乐,点燃希望。匆匆岁月,无非一部光影流转的电影。在生命的长河里,电影永不散场,对生活的热爱永不褪色。

的季节,韭菜豆子是下饭的美味。跟韭菜一样命运的还有苋菜。苋菜有青红之分。陆游诗云:“石榴萱草并成空,又见墙阴莼叶红。”他见的当是红苋。苋菜可以炒食,也可以汤食。炒以独为主,也有和粉丝混炒的做法。粉丝吸食苋菜的汁水,粗壮,红艳,口味鲜美。汤食可以加鸡蛋辅之,色味俱全。

刚到苏州的时候,发现市场上卖的苋菜都带根。一把苋菜,买回去挑叶剪根,所剩无几。湖乡摘苋菜只取茎叶。苋菜在地,掐去长得茂盛株上的茎叶,回去洗洗就能下锅。那些长在地里的苋菜,继续开枝散叶。

在湖乡,苋菜还有一种特别的吃法。秋风一紧,苋菜便老了。取其杆、茎,洗净,切段后放在白开水里浸泡一日,再风吹日晒,以沥干水份为宜。放入罐中,码上大盐,封口。大盐是粗盐,咸味重。过三五天后,注入冷开水,浸

没为宜。再过三五天,苋菜杆子就可以食用了。

经过盐水浸泡,苋菜杆变得金黄,体格也膨胀了不少。至今,我的味蕾深处依然会飘散苋菜杆子的臭咸鲜香。刚入口,一口浓重的臭味直冲脑髓;再一咀嚼,杆上纤维断裂,组织迸发出厚重的咸鲜,萦绕在口腔。这个时候,即便是最寡味的白粥,也能喝上好几碗。很多地方的人都会喜欢吃点臭味。比如长沙的臭豆腐,徽州的臭鳊鱼,老北京的豆汁儿……湖乡的这道小吃咸臭鲜并重,把食材利用到了极致,确实罕见。

最近,我常常想起曾经的故乡食事,那些菜蔬的组合和滋味深入记忆,形成一个人舌尖上的习惯。每一种食物背后都是先民曾经的生活,不同的食材组合里也能看得出精细,这些生活的滋味层层累积,就演化成厚重的文化。